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亦有可聞

文：青 絲

中國思想史研究：何種模式？

思想史的寫作可以選擇歷史的角度，也可以從哲學的角度着手。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王論躍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講文化講座，便結合了中外學者對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來探討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模式問題。他並以姜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010）及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2000）為例子，闡述了對中國思想史不同的寫作方式。

西方漢學家思想史寫作的模式

王論躍教授首先介紹了幾位代表性的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方向及寫作模式。第一位為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漢學家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他運用社會學理論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宗教和禮俗，而且主要致力於中國古代宗教的研究。在《中國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 1934）一書中，他表示其研究目的「是要使人窺見中國習俗的精神所在」；對他而言，「批評工作不應該被文獻學或者純歷史領域所支配，而應該為社會現實的研究所支配。」他認為從材料與研究的現狀來看，對文獻方面的掌握已經很可觀了，學者應該跳出這個框框，並對社會結構及不同的社會現象進行更深層的研究。

另一位為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他重視語境的處理：「相對於x或者y文化的總體特徵的普遍化處理而言，真理更多地存在於微妙的差異之中。只是在這一層面上，不同文化趨向造成了無容置疑的差距，我們因此可以認可人類普遍話語的種種可能性。」史華慈熟讀中國古經，唯他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卻是從近代學者的研究切入的。在早期作品《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中，他便揭開了嚴復向中國介紹西方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貢獻。

最後為法籍華裔漢學家程艾藍（Anne Cheng）。在1997年，她出版法文著作《中國思想史》：「其宗旨不是想提供給讀者一大堆已經屬於固定真理的知識，而是想激起他們的興趣與好奇心，同時提供滿足他們這種興趣與好奇心的某些方式：交給他們幾把鑰匙，其本身的價值自不待言，它們對讀者能夠形成自己的想法或者在此之前會有所助益。」她認為西方漢學在很多方面至今尚未能夠走出西方啟蒙時代遺下來的思想遺產，尤其是歷史上耶穌會傳教士傳達給西方人有關中國的見解。此外，她亦對馮友蘭與侯外廬持比較否定的態度，認為

他們只搬用西方的理論來套用於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之上；一方面，他們的論說中只體現了西方哲學的某一段，另一方面，馮友蘭把中國哲學介紹為一連串理論的連續，目的便為了確認其與西方哲學系統的吻合，當中實有偏頗之處。

有關對三者的評價，王論躍教授引述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和比較宗教系教授Michael Puett表示，葛蘭言代表的是一種文化本質主義（cultural-essentialist）的模式，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不同為本質上的差異。其研究方法對從事人類學、社會學的學者有很大的影響，如法國語言學家、神話學家Georges Dumézil（1898-1986）就採用了葛蘭言分析中國的方式來考察其他社會的宗教神話結構。另一方面，史華慈普遍被認為是「進化論」（evolutionist）模式的代表。他的歷史觀受雅思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影響，相對較為激進。而法國漢學家、歷史學家Alain Roux則認為程艾藍的《中國思想史》是繼著名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國世界》（Le monde chinois）之後法國當代漢學的又一里程碑。

中國思想史學家的研究模式

有關中國思想史對思想史的處理方法，王論躍教授簡介了姜廣輝先生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此書全四卷，以通史的方式按卷詳述先秦經學、漢唐經學、宋明經學及清代經學。對於經學的定義，姜廣輝在書的前言中提到：「一般說來，經學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一是學術層面，古代經籍由於時代變遷等原因，已使人難以讀懂，需要經師加以文字訓讀；而經書中涉及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名物制度，也需要對之加以註解。」又道：「二是信仰層面，在古代，『經典』二字，不是可以濫用的，它特指聖賢所作之書，是人們尊信奉行的人生箴言。對經典遵奉是通過對經典價值觀的自覺認同來實現的。這屬於信仰的層面，也可以說屬於價值的層面。」王論躍教授表示，有很多書寫中國思想史的書均能深入地探討經學的學術層面，唯能涵蓋信仰或價值層面的不多。《中國經學思想史》能循詮釋學的角度出發，結合經學的解釋與理解。另一方面，姜廣輝亦強調經學與經學史的關係，在書的總結中有對不同的概念，如：天人合一、大一統、太平等傳統觀念進行反思，並廣泛應用到考古的新發現，如：郭店、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等。

至於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則建基於對傳統思想史寫作的批評及對方法論的反思。



王論躍教授。

受法國年鑒學派及日本漢學的影響，葛兆光注重建立一般知識譜系，營造出一脈相承的「道統」的歷史連續感。他並認為傳統的中國思想史為精英人物所佔據，「思想成了思想家的著述，思想被經典化，思想史也就成了思想家的歷史或者經典的思想史」，而不是「思想的歷史」。比方說，他在闡述戰國時代的精英思想與一般知識時，便提及神秘思想與技術在精英與經典思想中的隱退及不同傳統理論及其在古代中國思想史中運用時的修正。他解釋「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不同時表示：「『大傳統』並不專指儒道等經典文化，『小傳統』也並不專指鄉村社會的民間文化，前者也不一定只是在學校與寺廟中傳授，而後者也不一定只是在鄉村生活中傳播與承襲。」對他而言，所謂的「大傳統」代表的是一批知識精英，但他們未必是社會的上層，也未必能夠成為正統；而構成「小傳統」的也並不僅僅指一般百姓，還包括那些身份等級很高而文化等級很低的神帝、官員、貴族以及他們的親屬，相比起知識精英，他們更注重實際社會或生活的具體問題。在梳理中國思想史的時候，實應兩者同兼顧。

結語

王論躍教授表示，綜合中西方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模式，我們實應在書寫方式上克服虛無主義，努力將思想史與一般文化史劃分，重建中國式話語及經學的關係。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吃螞蚱

古聖賢強調食須有道，將之列為文明與蒙昧的分野，若有人生食飲血，形同於獸，若是烹蛇吃蟲，則近於鳥。這一儀禮規範，至今仍在影響很多人的飲食觀念。就像不少人看到有人吃螞蚱，不僅不敢嘗試，還稱其寧肯餓死，也絕不會動一筷子。

以螞蚱為食，並非今人一時嘴饞而萌出的創意，乃是古已有之。《清稗類鈔》曰：「山左食品，有蝗，有蚱蜢，食之者甘之如飴，每以下酒。」清代在華北、山東一帶，人們就已把螞蚱入鍋油炸，作為佐酒食品了。在此之前，漢末及唐代也屢有饑民以螞蚱為食的記載。只不過，被迫而食與主動吃，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階段，這中間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演進過程，其實也不難考證——古人為防止蝗蟲過境啃噬農作物，多是用煙火驅趕，而螞蚱一經炙熟，就會散發出一股誘人的香氣，令人饑涎欲滴——凡童年時代烤食過螞蚱的人，都會對那種難以用言語描述的異香，熟稔於心。

而且古人對於螞蚱的認識，也很感性。明代筆記《五雜俎》曰：「相傳蝗為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為蝗矣。」螞蚱被認為是洪水退去後，被遺留岸上的魚卵的孵化物，由於回不了水中，故生翅為蝗。這種浪漫聯想，也為人們吃螞蚱消除了最後一絲心理障礙。故到了清代，人們就「油炙蚱蜢如蝦」，如食海鮮般大吃特吃不說，還把一時吃不完的螞蚱曬乾，用於小酌時佐酒。

最擅長吃螞蚱的要數天津人，油炸螞蚱不僅是津門獨具風味的一道小吃，人們還把剛烙好的麵餅捲着油炸螞蚱一起吃，使之成為當地獨有的吃法。麵餅須用玉米麵之類的粗麵烙成，以其粗糙的口感，為這道美食增色。吃時若是再配二兩老白乾，恐怕再沒有別的食物能如此喚起天津人心裡的爽憐之情了。唐魯孫的《酸甜苦辣鹹》介紹，民國時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聲稱只要有椒鹽螞蚱下酒，即使有人請吃俄國大菜也不去。從這段舊事，也可想見老天津人對螞蚱美食的推崇。

我幼時，也經常與夥伴到河邊的草叢裡捉螞蚱。敞鄉的秋天來得晚，要到新曆十月以後，草才開始枯黃。螞蚱在枯黃倒伏的草叢裡很難藏身，看準所在的位置，一撲一個準。而且這個時節的螞蚱也最為肥壯，尤其是母蝗，肚子裡滿是卵，用細鐵絲穿了一串，折去翅膀放到火上烤食，香美不可言。若是用新研的椒鹽粉調味蘸着吃，更是神仙不換的享受。

我昔日聽母親說，她幼年在農村鄉下，捕得螞蚱，也是放到灶上用火焙酥而食。再往前追溯，清人陳鼎的《滇遊記》亦記有嘉道年間的西南一帶，「男婦小兒，見草中有之，即歡笑撲取，火燎其鬚與翅，嚼而吞之」。可見以螞蚱為食，在南方也是有傳承的。只可惜，我早聽說廣西的一些少數民族有醃酸螞蚱這道特殊食品，卻一直無緣得嘗，引為憾事。



螞蚱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 (三)



空谷傳幽香
隔山送回響
我心與君心
遙遙相互想

癸巳元月
素仲並書

我們都渴求得到知己，也渴求得到讚賞。如空谷幽蘭，我們其實都有知音的，只是可能在那遙遠的地方；又或者還未出現。

作者簡介：

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食療等文章。著作有：《中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譜》、《燕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才開始習畫練字。

2012年11月起在《都市日報》撰寫《拾花時候》專欄。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花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心靈驛站

小村如蓮

小村如蓮。天地如微宣。

小村在山裡，像上天捨不得示人的珍愛寶物，山重水複地藏了又藏。

小村形制古典。如蓮花花瓣的山巒層層環擁，擁着花蕊上的千年古寺，寺裡的觀音菩薩正好坐在蓮花座上。隔着花樹，隔着山道彎彎，村舍三三兩兩，鑲嵌在綠幽幽的田間、地頭、坡上。村民們在木魚聲裡插秧割麥，老牛小羊們在誦經聲裡安安靜靜，如散養的村落。

也許小村是一隻蓮花形的碗，裡面盛着這世上最貴重的東西，最清甜空氣，最好喝的白水，最好吃的青菜，還有最親的人。

也許小村是一隻蓮花形妝盒，裡面藏着生命裡最美好的記憶，嫁娶的喜糖，滿月的銀鎖，花好月圓的書信，四世同堂的相片。

在小村，過的是日月光陰，過的是農曆上的日子，過的是二十四節氣。在這裡，時間似乎總是比山外的要慢幾拍，它們順着瓜藤慢慢滑墜，跟着菜秧漸漸青碧，隨着晨霧緩緩散去。在這裡，總有那樣的恍惚，村裡一日，世上千年。

每一個村裡人都是柴灶裡的飯菜銀大的，最基本的味道，會一直留在舌尖上，就算他日面對滿漢大席也不會忘記。炊煙是家家戶戶的深呼吸，也是農家對上天一日三次的感恩供奉。炊煙也是灶王爺的天梯，每年年底牠都沿着這把獨家專梯去天上向玉皇大帝稟報人間的年景。

哪一家有紅白事都是全村人都有事，全村的碗筷、桌椅都齊聚事主家成席，全村的巧手女子勤快男人都等不喚就跑去事主家幫忙，買菜、下廚、上菜、洗碗，和在自己家幹活一樣自然妥貼。一個村莊就是一個家。

一如莊稼的輪迴更替，總有晨曦般清新的孩子突然來，總有月光般溫潤的老人遽然走。欣喜和傷感，總是瀰漫在柴米油鹽的角角落落。生和死，在這裡只是隔了一個離別，只是隔了從堂屋到山頂的距離。

會教書會繡花的奶奶，會做盤扣會燒好菜的外婆，俊朗會開車的爺爺，剽悍愛打獵的外

公，他們都住在山上了。想着，也許爺爺會開車帶着他們去遠遊，外公會帶着他們去野餐，也許人們們抽煙喝茶時，奶奶插花外婆燙酒；想着，反正那個地方我們最後都要去，就如一個在水裡游泳的人總要上岸，心裡的難過才稍稍好過些。

每年都有好些祭祀的日子，每家都會為故去的親人做一桌好菜好飯，上香點燭地請他們回家吃飯，並接受子孫們思念的絮叨、孝敬的冥幣和迎送的跪拜。每年的除夕夜，就算是下雪天，村裡人也要步行去寺裡上柱頭香，點上一對蓮花對燭，感謝一年的平安過去，祈禱新的一年如意。新的一年，是被古寺大殿前一地亮了一夜的蓮花對燭引領來的。那樣的時候，天上人間，一團和氣。

小村處處有蓮。池塘裡有蓮，小溪邊有蓮，石臼裡有蓮，媽的名字裡也有蓮。

小村處處有美，在每一朵盛開的蓮花裡。在每一段蓮藕裡。在每一個蓮蓬裡。

我的小村，我的蓮……



一朵盛開的蓮花。寶希偉攝

文：陸 蘇

試筆

文：星 池

拼貼

此際，心若破裂，不再完整，請溫柔地拾起滿地的碎片，隨感覺擺放，或會砌成一幅漂亮的拼貼畫，能目睹更美的光景。

認識一名愛好拼貼畫的女子，每於閱讀雜誌時，會撕下能觸動自己的圖片及字句，然後隨心拼成畫。憑她的敏銳觸覺，留下瞬間的感想，抒發情懷，與人分享。過往獨居香港的她，多年來不斷搬屋，移動的手提行李箱內，滿載了回憶及經歷，丟不掉的東西愈來愈多。曾任性，或固執，也是對自己坦誠。以其小小身軀，穿梭大舞台，依舊相信愛及夢想。早前，她遇上終身伴侶，毅然嫁到外國定居，仍偶爾把新創作的拼貼畫放上社交網站。昔日，她用雙手撕出圖片，邊緣參差不齊，遺留獨特美。現她運用的圖片，邊緣圓滑了，像代表她的生活幸福圓滿，抱有希望，人生悄然反映在一幅又一幅的拼貼畫。

從她身上得知這門藝術，曾胡亂嘗試來自娛。在雜誌撕了一堆圖片與字詞，不同組合，產生迥異效果。為鏡子添上翅膀，貼上多隻鳥兒環繞飛翔，亦可讓月夜與日光拼在框架內，垂落的鏈子貼有數字，顯示時間正流逝。翻開雜誌，碰上有趣的圖片是緣分，創作拼貼畫，恍若賦予它們新的生命。

忽然，腦海浮現分成若干板塊的地球圖像，各板塊浮在軟流層移動，猶如巨大的拼貼畫。歲月如流，地球轉不息，如把碎片拼貼在一起，造成地形。當兩板塊聚合，輕而密度低的厚板塊被抬升，重而薄的板塊向下俯衝，造成一條深邃海溝。另邊廂，板塊或因深入地下而熔化為熾熱的岩漿，沿弱線或斷層溢流，冷卻後，生出一系列永不磨滅的島嶼。倘若海溝是傷口，總可跨越，火山島弧屬傷痛的證明，實可越過。

最終，還是會有屬於自己的拼貼畫。我喜愛把由心而發的文字拼貼為句子，撰寫成文，記下生活痕跡，拼出沿途的風光明媚。